

艺术发展史上新的高峰

□降边嘉措

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历时3年多,邀请陈维亚、张千一、冯双白等优秀的艺术家、音乐家和其他方面的专家加盟,汇集精兵强将,举全团之力,精心打造,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终于成功创作出我国第一部大型原创民族舞剧《英雄格萨尔》,她如同一朵艳丽的雪莲花,经过严冬雨雪风霜的洗礼,带着雪山的晶莹,雪莲的芬芳,雪域高原的壮阔与宏伟,雪域文化的多彩与厚重,在龙年的春天,在首都文艺舞台灿烂绽放,给首都的春天增添了几分温馨和祥和,几多欢欣与笑语。

我国新文学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新中国文学艺术事业卓越的领导人茅盾早在青年时代就曾潜心研究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并亲自翻译、撰文向青少年介绍《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伟大的史诗,这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茅盾对这两部史诗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们是欧洲文学艺术发展的源泉和土壤,千百年来,对欧洲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的《格萨尔》也是这样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

《格萨尔》是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她历史悠久,卷帙浩繁,精深博大,规模宏伟,内容丰富,人物众多。千百年来,在藏族群众中广泛流传,深受藏族人民的喜爱。《格萨尔》代表着古代藏族民间文化的最高成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美学价值,是藏族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格萨尔》这部英雄史诗,通过主人公格萨尔一生不畏强暴、不怕艰难险阻,以惊人的毅力和神奇的力量征战四方的英雄业绩,热情讴歌了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的斗争。降妖伏魔、惩恶扬善、除暴安良、抑强扶弱、造福百姓、铲除人间不平、伸张社会正义的主题思想,像一根红线,贯穿了整部史诗。

《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一部英雄史诗,同时又是至今活在人民群众之中的一部活形态的英雄史诗,一份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假若说古希腊的荷马史诗是欧洲文学艺术

的源泉和土壤,那么,《格萨尔》就是中华民族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创作源泉和土壤,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创作资源和素材。军旅艺术家、该剧的总导演李西宁以她敏锐的艺术眼光和独特的西藏情怀意识到《格萨尔》“是藏文化的至高宝库”,在这座宝库里“遍地是黄金”。于是她以艺术家的执著和军人的刚毅,一往无前、永不退缩、绝不屈服的坚强决心和毅力,“尽力举起了最大的那块黄金,并以虔诚的心拂去尘埃,使之在舞台上发出耀眼的光芒”。

正如舞剧的名称“英雄格萨尔”所揭示的那样,史诗《格萨尔》的核心内涵是歌颂英雄,呼唤英雄,弘扬英雄精神,鼓舞人民群众以英雄为榜样,同心同德,奋发有为,去创造英雄业绩。民族舞剧《英雄格萨尔》准确地抓住了《格萨尔》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内容,艺术地再现了

《格萨尔》的风采,将古老的史诗与现代的艺术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既恰当吸收和运用了各种艺术形式有益的元素和高科技手段,又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舞剧把《格萨尔》丰富的文化内涵浓缩到一个半小时之内,择优选择,删繁就简,突出重点。全剧主题鲜明,结构完美,气势恢弘,场景壮丽,在舞台上展现了格萨尔和珠牡等人的英雄形象,热情讴歌了格萨尔惩恶扬善、造福百姓的英雄业绩和崇高品德。在音乐舞蹈、美术造型、服装设计、音响效果等方面,都有新的探索和创造,在创作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魄并具备高品位、高质量的民族舞剧方面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这部舞剧在创作上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藏族题材的艺术创作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攀登了新的高峰;在整个民族题材的创作中,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独具一格,独领风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启迪了人们的心灵,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拓展了艺术空间,其意义是十分巨大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这部舞剧之所以取得成功,笔者认为一个重

民族舞剧《英雄格萨尔》



要原因是他们以英雄的精神歌颂英雄,以弘扬英雄精神为己任,正如李西宁所说:她和她率领的创作团队有一种“英雄情结”,整个创作过程就是“与英雄一起出征”的过程,“这是一次壮美的出征,必须带着烈焰般的勇气和金石般的赤诚。”不仅如此,他们还有一种“难以割舍的西藏情怀,”带着对博大精深的藏文化深厚的感情和敬畏的心情去学习、去研究,“在遍地黄金的宝库里”探宝,并用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呈现在舞台上。天道酬勤,他们辛勤的汗水、艰苦的努力、顽强的拼搏、执著的追求,化作丰硕的艺术之果。笔者有幸参加了这部舞剧创作的全过程,与战旗文工团的艺术家们进行了一次“壮美的出征”,亲身感受到了他们对藏族文化的热爱和尊重,对艺术的真诚和执著,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舞剧《英雄格萨尔》在首都献演,是一个新的起点,战旗文工团的艺术家们将继续“与英雄一起出征”。他们将高举战旗,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地从这里出发,走得更远,走得更辉煌。艺术是没有国界的。《格萨尔》这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应该属于全人类。笔者相信,民族舞剧《英雄格萨尔》能够超越语言的障碍,突破时空的界限,以完美的艺术形式,走向全中国,走向全世界,让各民族同胞和全国人民了解《格萨尔》精深博大的内容,分享她独具特色的艺术风采。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通过《英雄格萨尔》这部民族舞剧,将藏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展现在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介绍给各民族的同胞兄弟,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增强祖国大家庭的凝聚力、向心力和亲和力,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舞剧《英雄格萨尔》在艺术上是成功的,在政治上也是成功的。

与此同时,《英雄格萨尔》也可以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让各国人民更直观、更形象、更生动地了解藏族文化,了解中华文化传播,进而更多更好地了解社会主义的新西藏,更多更好地了解社会主义新中国。

取材于世代流传于青藏和康巴高原的千年史诗“格萨尔王传”的舞剧《英雄格萨尔》是一部交织着大爱与大恨的舞剧作品。它怀着一腔对居住在青藏高原上各民族人民及其文化的深深敬意,成为一首讴歌藏族人民的辉煌礼赞,同时也为中国舞剧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可供认真解读的范本。

《英雄格萨尔》通过对史诗传说中英雄人物的表现,展现藏民族的正义史观;同时,通过对英雄人物的膜拜和表现,折射出藏族人民所拥有的信念和情感。很显然,类似的题材充满了凝重的历史感,创作者们凭借这种具有时空厚度的“大”题材,从一种宏大观照的叙事视角,着力辨析人类的善恶观,歌颂爱情,鞭挞丑恶,述说着对世间真情的热爱和对阴谋与邪恶的厌恶与憎恨。应该说,该剧以一身清风与正气,通过神话人物的舞蹈化过程,为世人昭示出藏族文化的爱憎分明与刚正不阿。

剧中,原本富有“神性”、从天而降的格萨尔,已经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被融入到藏民的生活之中。他既富有一腔柔情,又怀揣一身正气,敢爱敢恨,除邪扶正,嫉恶如仇,智勇双全。该剧的结构清晰而流畅,全剧共分5个单元,各幕次分别为:序——神子降生、一幕——赛马称王、二幕——山河之殇、三幕——霍岭大战和尾声,是一个按逻辑顺序发展而结构故事的方式,将人物的塑造置于“讲故事”的框架中。舞剧的主要人物设置了男主角格萨尔、女主角珠牡、反派人物晁通等,其主要情节线索及其发展都围绕着这三个人物的故事展开。在三位主要人物的动态设计上,编创者们下了很大功夫,设计出一系列事件从而让三位主人公得以栩栩如生,无论在编创上还是表演上,都给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

为了加强舞剧的戏剧性因素,创作者们花了很多心思,第一幕的“赛马”情节,就很抓人,它让矛盾双方的对立和男女双方的情感逻辑很顺利地进入状态,而其后续的人物情感纠葛和

剧情发展,从这一刻便给出了具有上下文框架性质的基础。不难发现,舞剧《英雄格萨尔》在编剧上能够从纷繁的具体历史事件中采撷出最点题、最有信服力的情节来用于对舞剧人物的塑造,可谓是慧眼之举。

《英雄格萨尔》在舞剧创作的各个环节,如编舞、音乐、服装和舞美等上,都达到了“综合性”的高度,表现在:

首先,对于藏族舞蹈动作的展现及其开掘。藏舞是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大家庭中最有个性的舞蹈系统之一。编导在藏舞风格的基调上,从外形风格和人物内在的心理表达两个层面建构该剧的动作范式,既符合欣赏预期同时又能较好地传达出剧中人物在特定时空中的情感状态。大段大段的藏舞表演,不但把具体情景烘托得很有环境感,同时也给人带来了欣赏美妙藏舞的机缘。编导特别在“三人舞”、“双人舞”等环节中印足了劲,像“马头台”的那段双人舞就是通过各种富有想象力的大胆托举动作,开掘出人物的特定心理状态,为观众呈现了视觉上的丰富美感。这类表现,成功地解决了同类舞剧作品创作中的一道难题:如何协调民族风格与具体舞剧人物在叙事过程中所形成的动作形态的关系,以及特定可感的人物如何通过具体动作树立其丰满的舞台形象,对于类似问题,该剧的探索无疑是积极的。

其次,让杂技艺术参与舞剧创作。将杂技的“绸吊”等节目用于舞剧的创作,这种勇于借鉴非常规性舞蹈表达方式的做法,显示出创作者们开放的眼光和松弛的心态;不拘一格地为舞剧表现形式开拓出进一步的艺术疆域,这可谓是一个积极的尝试。

再次,特定的服饰风格和细致入微的细节处理和表达,配以丰富的变化,让人建立起十分强烈的视觉满足感。全剧的服饰设计既富于风格化形态,又为具体人物的独特个性呈现提供了很耐品味的视觉包装,从而为舞剧的人物塑造大为增色。

可以说,舞剧《英雄格萨尔》不啻是一道展现藏族文化的舞蹈盛宴,既具有认识上的功效又具备一定的审美价值,让人在感受到藏族文化的瑰丽之余,获得了心灵上的艺术共振。藏文化的独特魅力和风采在该剧的故事推进中展露无遗,舞蹈、音乐、服装、画面,无不闪烁着藏族人民的文化智慧和精髓,以及创作者们的心血。

许鞍华着力于文艺类型的创作,追求平实、质朴,背离商业主义,但她丝毫没有放弃对商业元素的使用,在追求人文思想的同时,也力求影片的观赏价值。许鞍华摒弃的是单纯依靠强烈戏剧冲突和视听冲击的商业主义,而并不抛弃广泛的商业元素。她深谙,不论何种电影归根结底要将一些深度的思辨价值传达给观众,观众接受,才是实现自己艺术理想的基础。

不刻意煽情的《桃姐》

□赵卫防



新作点评

许鞍华着力于文艺类型的创作,追求平实、质朴,背离商业主义,但她丝毫没有放弃对商业元素的使用,在追求人文思想的同时,也力求影片的观赏价值。许鞍华摒弃的是单纯依靠强烈戏剧冲突和视听冲击的商业主义,而并不抛弃广泛的商业元素。她深谙,不论何种电影归根结底要将一些深度的思辨价值传达给观众,观众接受,才是实现自己艺术理想的基础。

不刻意煽情的《桃姐》

□赵卫防



作为香港电影“新浪潮”导演的重要代表,在仍固守个性化表达的几个知名香港导演里,许鞍华并未像她的许多同行一样随波逐流涌入围商业化洪流中,而是依然保持着恬淡的个人风格和深切而独特的人文关怀,于最简单的剧情中铺陈出最细腻的人情。纵观许鞍华的作品,始终如一是她对现实问题的敏锐洞察,对人文关怀的坚定传承与对商业主义的背离,但同时又不完全舍弃商业元素。近期公映的《桃姐》,依然叠合在她一贯的美学风格之中。

深切而独特的人文关注,是《桃姐》的首要亮点。许鞍华的人文关注,

既有对个体人物命运关注的普遍性,又有着其特殊性。许鞍华独特的身世和从影经历,使她形成了一种一般女性所缺乏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让她能跳脱出女性惯常对于男女情爱和血缘亲情的悱恻缠绵,而以一种更为宽阔和冷静的视角来看待人情。所以许鞍华的人文情感,一般不直接表现亲情、友情、爱情,很多是超脱于这些情感之外的,但又同时兼容这些感情的复杂的人文主义。在许鞍华的影片中,这类情感大都又被处理成人性中最天真、最温暖的部分,比一般意义上的亲情、友情、爱情更深沉与浩瀚。这就是许鞍华人文关注的独特性。

《桃姐》中表现的是主仆之间的

情感关系,这种情感并非亲情、友情

和爱情,但同时又具备亲情、友情的特质,这在选材上就已经具备了特殊性。影片中的桃姐只侍一主,从一而终,她几十年如一日,一直陪在主人身边。她拥有常人可以想象的美德,安守本分,不会向主人索取什么。她因中风而不能再做仆人时便住进了养老院,而大少爷罗杰则经常到养老院去探望,为她养老送终。

影片以此而呈现出了一种特殊的情怀:

主人和仆人没有契约,更没有养

老协议,这个时候,作为主人的罗杰主动承担了赡养老仆人的义务。所以,进入养老院后,影片中维系人物

关系也变得有所不同,在主仆情外

交织了别的情感而汇合成为一种特

殊而复杂的情感,如桃姐和罗杰既

有母女的情感,而当他们以大帅哥

和大美女相称,又抛下了身份差别,

变成了忘年交。影片中的许多情节

也

充

满了

这

些

特

殊

性

的

情

节

也

充

满了

这

些

特

殊

性

的

情

节

也

充

满了

这

些

特

殊

性

的

情

节

也

充

满了

这

些

特

殊

性

的

情

节

也

充

满了

这

些

特

殊

性

的

情

节

也

充

满了

这

些

特

殊

性

的</